

## 令人驚喜的本地改編

# —觀話劇《長衫詞》有感

文：胡迪

2017年已經來到第八屆的演書節，是澳門近年來每年都有舉辦的文化活動，在演書節足跡小劇場上演的話劇，大都改編自澳門本地的文學作品，正因話劇和文學作品這種天然的聯繫，讓它們默默地在澳門小城結合起來，十分值得大家的關注和欣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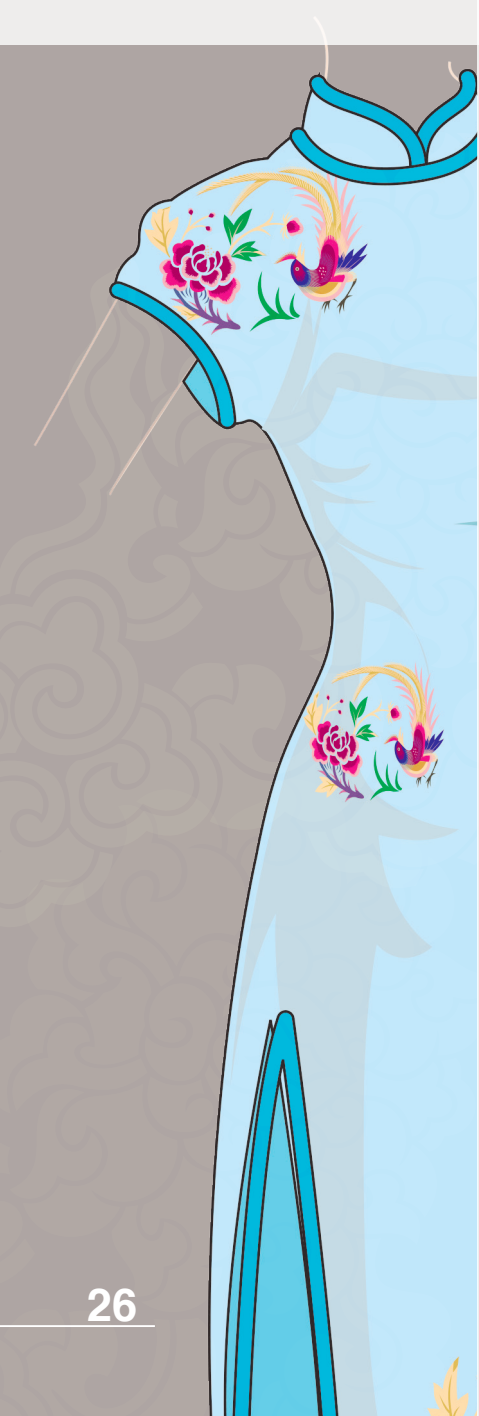
演書節的足跡小劇場每年都有出色的作品上演，令人擊節讚賞，尤其是2017年上演的《長衫詞》備受矚目，它改編自江道蓮(Deolinda Salvado da Conceição, 1913-1957)的短篇小說《長衫》。江道蓮是澳門土生葡人作家。她一生只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說集《長衫》，出版社是遠在葡萄牙的佛朗哥書店。幸好有翻譯金國平把這本小說集翻譯成中文，並於1999年出版，才使《長衫》得到了眾多澳門文學研究者的關注，特別是小說對女性的書寫，突破了當時一般女性主義或殖民主義的故事框架。

與書名同名的短篇小說《長衫》，也許不是小說集中最好的作品，但是十分感人。通過幾個關鍵詞，讀者大概就能猜到故事的情節：土生葡人、美女、負心漢、孩子、鴉片、出走、欺騙、回歸、死亡。這篇小說最出色的地方在於“長衫”這個不斷出現的象徵。女主角被迫穿著原本象徵貞潔的長衫接客，長衫的毀滅即是女主角的毀滅，無論是小說讀到這裡，還是話劇看到這裡，都令人唏噓不已。

這齣話劇令人一再討論的焦點並不是其故事性，而是其出色的改編手法，從短篇小說到話劇，改編者何志峰先生擔當著轉軸的角色，雖然他認為無論中文還是葡文文學作品的改編都一樣，這句話雖然說起來簡單，但是在實際的改編工作上卻並不容易處理，因為語言之間始終有隔閡，何況還是語言精煉的文學作品呢！

但是，改編者卻驚喜地將之付諸實踐，具體落實到話劇的所有語言細節上。話劇《長衫詞》的中文元素只比葡文元素略略多出幾分。兩種語言在話劇中都得到充分的表現，它們不僅故事敘述和角色對白的聲音緊密交匯，而且兩種語言的詩句和文字都投影到舞台上方的黑色麻布上，讓整齣話劇充滿了中葡雙語文化韻味，而並不是如許多文化活動上流於形式的機械性作業。

改編令人驚喜，另一個原因在於《長衫詞》的演出融入了地水南音，而且這部分的表演還是來自澳門最具



代表性的區均祥粵劇曲藝社。說起地水南音，即使對這門藝術沒有很深入的理解，但只要在港澳地區土生土長的華人應該都會聽過《客途秋恨》的第一句：“涼風有信，秋月無邊，思嬌情緒好比度日如年。”

當代話劇如何讓傳統通俗文化元素融入，使自身更加豐富？澳門話劇界人士在這方面一直有所嘗試，《長衫詞》可說是這方面的典範。在這齣話劇中，地水南音不僅擔當敘述故事的重任，唱出土生葡人女主角的淒怨人生，還能配合演員黎若嵐(Elisabela Larrea)在舞台上現代肢體演出(physical theatre)。眾多藝術元素在舞台上融合，產生了多層次藝術對話，同時整齣話劇又不失整體感，佳作如此，真是筆者近年來看過最優秀的話劇表演。

要調配多元文化和多種表演元素，使它們在一齣話劇裡面完美地交融，其過程可想而知是困難重重，整個劇組實在應該得到澳門劇場內外，甚至整個社會的掌聲！有了這個典範性作品，可以預見澳門的話劇將會通過改編的方式，融入越來越多的藝術元素，本地話劇必將綻放異彩！